

学术探讨

论陆懋修“阳明为成温之藪”

沈 仲 圭



沈仲圭主任医师近影

清代医家陆懋修，字九芝，著有《世补斋医书》正续集。独推崇仲景，而对喻昌、王清任等横加指责，极尽尖锐辛辣之能事。特别对温病学说更持否定态度，兹就此讨论于下。

一、崇拜张仲景独尊《伤寒论》

《世补斋医书》伤寒方论云：“仲景为医中之圣，《伤寒论》为医书有方之祖。”^{〔1〕}伤寒有五论云：“仲景方为上古圣人相传之方，所谓经方也。伊尹殁而仲景出。”^{〔1〕}可见其对仲景敬仰之情。陆氏以《难经》“伤寒有五”为本，认为：“伤寒者，病之总名也，下五者，病之分证也。伤寒为纲，其目则五。”^{〔1〕}又说：“余既取难经伤寒有五之文，明仲景撰用难经之意。凡温热之治，即当求诸伤寒之论者，无疑义矣。”^{〔1〕}又说：“俾人知风寒温热之皆在论中，论中之方，可治风寒，亦治温热。”^{〔1〕}并总结性地指出：“医者之学问，全在明伤寒之理，则万病皆通。”^{〔1〕}综观陆氏论述，《伤寒论》概括一切急性热病，伤寒方亦可概括各种热病。数千年来，名医虽众，惟仲景可师，汉以后发展之各种治疗方药，皆无足取。其推崇仲景，几至偶像崇拜之地步。

二、伤寒六经特重阳明，提出“阳明为成温之藪”的论点

陆氏崇拜仲景及其所著《伤寒论》，已如上

述，但在伤寒六经中，又特别重视阳明病。他说：“《伤寒论》六经并重，而风寒温热之病，以阳明为渊藪。”^{〔1〕}并云：“今日之医家，独不闻阳明之治法，以致治之有法者，直至于无法可治，故不得独言阳明，使人知仲景治阳明之法，固至今存也。”（《伤寒论阳明病释小引》）又说：“凡伤寒有五，而传入阳明，遂成温病。”（同上）因著《伤寒论阳明病释》。第一条：“阳明之为病，胃家实也。”自注云：“此仲景阳明之提纲，为伤寒成温之候也。”并将太阳篇第六条：“太阳病发热而渴，不恶寒者为温病，若发汗已，身灼热者名风温……”移入阳明篇中。并斥责喻嘉言、周禹载、舒驰远等诸贤之非，认为诸贤均“不知阳明为成温之藪，古来皆无异说。”^{〔1〕}又云：“病之始自阳明者为温，即始自太阳，而已入阳明者亦为温。”^{〔1〕}又云：“以证言之，太阳为表，阳明为里。伤寒由表入里，其始仅为太阳证。温热由里出表，其始即为阳明证。”^{〔1〕}陆氏上述所言，其目的是为“阳明为成温之藪”充实论据。质言之，阳明病即属温病。所以他总结性地说：“温热之病，为阳明证，证在《伤寒论》中，方亦不在《伤寒论》外。”^{〔1〕}

“阳明为成温之藪”是陆九芝的温病观，循名责实，必须推源清流，故先概述其思想根源，再来评论他对温病学说的狭隘观点，矛盾论述及错误认识，以清其流。

三、陆氏对温病学说的狭隘观点及矛盾论述

观《世补斋医书》文笔犀利，广征博引，但由于崇古复古思想浓厚，竟至泥古不化的程度。他认为医除仲景之外无一人，书除《伤寒论》外无

一籍,因此沿袭晋唐以前医家之“法不离伤寒,方必遵仲景”的狭隘观点。因《伤寒论》撰自内难,《难经》58难有伤寒有五之训,认为《伤寒论》方可统治一切热病,已无疑义,殊不知伤寒有五之下,有“各有所苦”一句。柳宝诒释得好:“所苦不同,言五者之为病不同也。”⁽²⁾又云:“此五条,即论列五种病之所苦,各有见证之不同也。”⁽²⁾且更有:“温病之脉,行在诸经,不知何经之动也,各随其经所在而取之。”柳宝诒又释云:“热病是温邪之已化热而外出者,其未化热之前,名曰温病,邪伏少阴,随气而动,流行于诸经,或乘经气之虚而发,或挟新感之邪气而发,其发也,或由三阳而发,或由肺胃。”⁽²⁾其“乘经气之虚而发,……或由三阳发出,或由肺胃”,是符合临床实践的。温病之始,因感受“病邪”不同,可见到太阳证(卫分证)、少阳证(气分之邪留三焦)、阳明证(气分证),或初起即见卫气症状。陆氏曲解了《难经》经旨,断章取义地撷取“伤寒有五”之文,把下文截去,为其“阳明为成温之藪”的论点及治法作为理论根据。

有清一代,温病学说,已蓬勃发展,“温病”与“伤寒”两个概念,已极明确,温病的治法已大备,治愈用伤寒方不能治愈的热病,不知凡几。而陆氏却为复古思想蒙闭头脑,对新的学说、创见,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,偏执个人成见,把温病之病因,局限在阳明病中。“阳明为成温之藪”实是陆氏偏见。他在论王叔和序例中对叔和推崇备至,但叔和序例中有:“其冬有非节之暖者,名曰冬温。”明白指出感受冬令之暖,即能成温,不必待感受寒邪由太阳、少阳、阳明而成温。可见陆氏之推崇叔和,不是“序例”有新的内容,而在于叔和整理《伤寒论》有功。阅“夫叔和之于伤寒,犹二徐之于说文,大徐新增,小徐系传”⁽¹⁾即知。

陆氏认为:“太阳为表,阳明为里,伤寒由表入里,其始仅为太阳证;温病由里出表,其始即为阳明证。”⁽¹⁾所谓“阳明为成温之藪”其义即在于斯。阳明何以会成温之藪?纵观陆氏论述,其理由有二。其一、寒邪由太阳至阳明,

“病之始自阳明者为温,即始自太阳而已入阳明者亦为温。”⁽¹⁾据《阳明病释》第一章:阳明之为病:胃家实也。陆注:“此为阳明成温之候也。”实者邪也,太阳寒水之邪,至此而从阳明燥化……”。其二、“伤寒六经并重,而风寒温热之病,以阳明为渊藪。”根据第一点说法,以“伤寒”言,直称之为阳明证,为伤寒六经辨证中一个证候类型,《伤寒论》有阳明篇可证;以“温病”言,为邪入气分阶段的几个类型而已。当然亦不排除温病初起,即见气分热盛,不必一定由卫入气也,如暑温之类,即天士所谓“夏暑发自阳明”。据第一点,太阳寒水之邪,至此而从阳明燥化……则为伤寒之阳明证,此陆氏所自言,曷能称为“阳明为成温之藪”?第二点,陆氏说:“温病由里出表”则温病发自阳明,阳明之温邪由何而来?若无外来致病因子,阳明又非伏温之渊,则温病由何而成?其说前后矛盾,特别与阳明病释第一条自注,矛盾更甚,不能自圆其说。柳宝诒说:“陆九芝谓温热必发于阳明,……只举温病之一端,而不可以概温病之全体。”⁽²⁾其说中肯。

四、对温病病因病理的错误认识

温病病因学病理学至明清已概念明确,特别至有清一代经四大温病学家,更臻系统完备。陆氏《阳明病释》第一条:“阳明之为病,胃家实也。”陆氏认为此条即伤寒成温之候。为陆氏所称许之尤在泾对本条注释说:“胃家实者,邪热入胃,与糟粕相结而成,实非胃气自盛也。凡伤寒腹满便秘、潮热、转矢气、手足濇汗出等证,皆是阳明胃家实之证也。”一般注家,均认为阳明病之证型不外乎经腑两证,与陆氏相悖。并将《伤寒论》太阳篇第六条,移入阳明病中,其理由为:“特以渴不恶寒另为温病提纲,病在太阳不渴,病在太阳必恶寒,故渴不恶寒四字,定是阳明主证。”⁽¹⁾陆氏指谪诸贤将阳明病移出阳明之外,并加告诫:“吾愿任斯道之君子,毋为移字诀所误。”⁽¹⁾《伤寒论》经叔和编次,条文次序有出入,这是毋庸否认的客观事实,但“太阳病”三字为在太阳篇则毫无疑义,尤在泾云:“伤寒变乃成热,故必传经而后渴,

温邪不待传变，故在太阳即渴也。”^{〔3〕}陆氏以深谙《伤寒论》自许，讷人将温病移入他经，而已则将太阳温病移入阳明篇中，严于责人，昧于律已，实不足取。明清以降，温病学家辈出，对温病的病因病理均有所发明，有所发展，有所前进。深刻认识到温病的病因，极大部分为“外来致病因子”所引起。特别是温病学大师叶天士，对温病的病因、病理、传变规律有新的认识。《温热论》为温病学承先启后的著作，叶氏在临床反复观察、反复实践中，发现温病错综复杂的证候，非伤寒六经所能概括，在伤寒六经基础上创立了卫气营血的辨证纲领，直到现在，仍被临床普遍应用。

陆氏对《温热论》“温邪上受，首先犯肺，逆传心包”十二字，抨击特甚。他认为：“果如其说，则所称温热者，不过小小感冒，即俗所谓小风热、小风温，如目赤颐肿喉梗牙疼之类，却只须辛凉轻剂，其病立愈，然何以不出数日，遽入心包，为一场大病。”^{〔1〕}陆氏虽对四大温病学家之著作，均已浏览，但因复古思想作祟，把温病外来因子所引起的主要因素加以否定，对温病的特殊传变规律“逆传心包”视为极不可能。他认为：“从来神昏之病，悉属胃家，即使热邪入心，亦必先病及胃，苟仅在于肺，则断无神昏之事，即断无入心之理。”^{〔1〕}又云：“其由上受，曰先犯，曰逆传者，皆所以抹杀胃家之故也。”^{〔1〕}因叶氏当时“声震宇内”，若批判叶氏，既不能取信于广大医家，反自毁其道，故假借《温证论治》为其学生伪托而予抨击。众所周知《临证指南医案》为叶氏之经验记录，《温证论治》为叶氏口授原始稿，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，明眼人所共知。陆氏率由旧章，蔑视新的创见，始终认为：“始自阳明者为温，即始自太阳而已入阳明者亦为温。”复古思想之浓厚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五、对温病治疗方法的单纯化

温病症状错综复杂，若不分析归类，医者其难掌握病情，准确治疗。叶天士根据临床实践的经验，把温病划分四个阶段，归类四个证候，四条治则，及一般传变规律和特殊传变规

律，给后世温病学家立下光辉的典范。如“逆传心包”之用安宫牛黄丸、至宝丹、紫雪丹清心开窍，能挽救垂危病人。而陆氏却认为：“人病之热，惟胃为甚，胃热之甚，神为之昏，从来神昏之病，悉属胃家，即使热果入心，亦必先病及胃。”几百年来经过广大医家临床实践证明，温病神昏谵语，胃热上扰心神者较少，极大多数病例为邪入心包。

陆氏生于晚清，早于陆氏之医家言之綦祥，而陆氏固执成见，无非为其“阳明为成温之藪”立论，正因为温病由于阳明热盛，故一以芩连膏黄为无上妙药。他说：“凡温病之用芩连膏黄，无不可去邪撤热者。”^{〔1〕}文过饰非，足见其治疗温病之经验是微不足道的。论《指南》温病门席姓案云：“此病之初，人迎数盛；气口濡弱，伤寒成温之候也。此时一用仲景之葛根芩连汤，辛凉解散，病即外达，一汗而解，热退身凉，神清脉静矣。即不然，而须清里，则仲景之白虎汤、栀子豉汤辛寒泄热，里气一消，外邪自解，亦无不热退身凉，神清脉静矣。余为治三十年，凡遇温热病，无人不如此，无时不如此，无地不如此，无不于十日内贻之以安。”^{〔1〕}这诚是弥天大谎。温为阳邪，最易化燥化火，劫燥津液，证情转化瞬息万变，往往于短期内危候叠出。治疗宜随证变法，岂如陆氏所言之治之易易耶？因此，我认为伤寒学说与明清温病学说，宜兼收并蓄，然后融会贯通，有利于医学的发展，亦有益于人民健康。陆氏以一个卫道士自居，大大局限了他在祖国医学领域中的知识范围，把温病的病因局限于阳明病中，对于温病学的发展来说，是起着阻碍作用的。

参 考 文 献

- (1) 陆懋修：世补斋医书正集。卷二，9页，8页；卷六，5页；卷二，9页；卷十一，11页；卷五，2页；卷六，6页，5页，5页，6页；卷九，1页；卷六，5页，5页；卷一，2页；卷六，6页；卷十一，13页，14页，14页，13页，12页，上海国东书局，1911。
- (2) 柳宝诒：温热逢源。16页，16页，17页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63。